

她在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里饰演“希望”

张天爱：吴京教我“生孩子”，他说他有经验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在国庆档大片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，很多人看到了一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。说熟悉，是因为近年来多部主旋律作品《建军大业》《中国机长》《中国医生》《在一起》里都有她的身影；说陌生，是因为她这次把自己“折腾”得完全不似人们印象中的模样。

张天爱，饰演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之《乘风》里的“大春子”。为了片中不多的戏份，没有生育经验的她每天24小时戴着假肚子。她说，她这次演的是“希望”。



张天爱

这种“小角色”，我有机会还要再演



《峰爆》



《再见，那一天》

大银幕和小荧屏高频出镜

李光洁：机会终会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演员李光洁在国庆档的大银幕和小荧屏高频出镜，有的角色在镜头里转瞬即逝，有的则持久敲打观众的心：他是《峰爆》中的救援队队长齐楠，他是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的政治委员汪乃荣，他是《再见，那一天》的遗体整容师胡广来，他是《功勋》“申纪兰”单元的梁启超……

近日，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，被问及更看重哪部作品，李光洁并未选择担纲“男一号”的《再见，那一天》，而是给出了“标准答案”：“这些都是好作品，能有很多机会出演，我已经挺幸运了。”他还表示：“演员，始终只是一个职业，带来的名利都只是身外之物、附加值。因为演的角色，你才能被观众喜欢、认可，如果没有作品，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”

《再见，那一天》是一部6集短剧，由李光洁、蒋欣、胡军领衔主演，讲述一个有关复仇与救赎的故事：摇滚青年胡广来（李光洁饰）并没有放弃胡广来。因为表现良好，胡广来提前出狱，被殡葬店老板娘梅湘（蒋欣饰）收留。他结识了问题少年武磊（李感饰），为避免武磊重蹈覆辙，他走上了为武磊洗脱冤屈的求证之路。

剧中，李光洁从20岁出头的东北摇滚青年一路演到40岁的中年大叔，强烈的性格转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进监狱前，胡广来是个意气风发的摇滚青年；出狱后，他成了一个迷茫不安、不懂用二维码付款的过时大叔。李光洁说：“这部戏的最大挑战是自然地呈现胡广来的生活印记、前后反差。戏里面没有情节交代他20年的监狱生活，为了体现他曾经经历的牢狱生涯，我添加了很多表演细节。”

《再见，那一天》在东北拍摄，但李光洁并未特意学东北话：“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宿舍住了六个人，有四个是东北的，而且我身边东北朋友也很多。东北话极富感染力，不用刻意去学，跟东北人唠上半小时，他就能把你带跑。”

谈及出道20年的感悟，李光洁说：“我选择一部戏的标准是剧本的真实度和合作的团队，我不是特别担心角色同质化问题，在同质化的角色里找出差异，这正是体现演员价值的地方。”

最近，中生代男演员向行业“求机会”的话题，在社交网络引发热议。对此，李光洁表示：“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演员，只要足够专业，就是个好演员，机会终究会来，任何事情都得让子弹飞一会儿，不能太着急。只要有踏实的心境以及面对作品的认真态度，就不会被观众遗忘。”



李光洁



《我和我的父辈》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身边人都说够了，我说“再狠一点”

羊城晚报：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之《乘风》讲述的是冀中骑兵团用血肉掩护军民撤离的故事，你扮演村民大春子。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吧？

张天爱：大春子是一位英烈家属，她也是孕妇。在经历撤退的种种困难时，她还完成了生孩子的任务，因此她在片中也是希望的代表，因为她孕育了新的生命。

羊城晚报：你这次的造型突破很大，皮肤、嘴唇甚至牙齿是不是都进行了“化妆”？

张天爱：对，前期定妆反复定了好多次，包括皮肤、牙齿甚至眉毛的形状。一方面导演要求非常高，另一方面我最初看到定妆的样子，觉得还不够。我希望能整个打破我本人的面部特征，譬如那个一看就属于张天爱的英气的眉形。这个过程挺难的，但最终做到了，对我来说就是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。作为演员，不就是要突破自己、塑造人物吗？我有这样的欲望。当时身边人都说“够了”，就我在说“再狠一点”。因为我天天对着镜子看自己嘛，我特别知道这还不是我自己。

羊城晚报：你未曾经历过孕妇的状态，有没有向身边人取经？

张天爱：出演这个人物最难的就是我生活中没有孕育过孩子。而且我演的大春子在即将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她的身体承受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极限。我采访了身边的人，包括妇产科的医生朋友，来揣摩孕产到底是一种什么反应。我一直觉得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，

演的应该是过程，而不是直接给一个结果。所以我希望尽可能调动自己的身体，去让自己以及观众相信。

羊城晚报：从电影里你的表现看，你跟你的“肚子”相处非常自然。

张天爱：进组之后，我就开始天天戴着一个大肚子，几乎是24小时地戴着。结果第一天，我关门的时候就把肚子给夹了。当时我还在演员群里报告大家：哈哈，我把孩子给夹了！后来我从张家口中途回了一趟北京，也是一路上戴着肚子，下车之后把工作人员都吓一跳。他们有的人很久才见我一次，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就吓到了。我一看大家反应那么大，就觉得自己成功了！

等戴了两三个星期肚子之后，生活中就已经很自如了。有天晚上我约了导演吃饭，赶紧把肚子拆了才去，怕被拍到。剧组也有保密协议，每天收工都被叮嘱：不要被拍到啊！真的压力好大。所以，真的等到我怀孕那天，我肯定不会瞒着，我一定要光明正大。偷偷“怀孕”真的太累了！

羊城晚报：看得出你突破自己的决心很大，很期待观众认可这个角色吧？

张天爱：最后能够把张天爱改变成什么样，观众是否真正认可大春子，还要看我的表演如何。但对于我来说，既然有想要改变的心，那就努力地去去做吧。可能没办法一次成功，但怀着这样的希望和方向一步步努力，相信总会越来越好。

羊城晚报：说说你自己这次出演《乘风》时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吧？

张天爱：那肯定是京哥教我生孩子的戏。拍摄现场我躺着，镜头对着我，他作为场外指导，就站在产科医生该站的位置，不停地喊：使劲！再来！把控我“生孩子”的节奏。两边演产婆的演员都被他吓到了。反正他说他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有经验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会有尴尬感吗？

张天爱：顾不上。真的着急，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要生了！那个劲儿使得，血管都快爆掉了。“生孩子”真的太累了！

羊城晚报：你会怎么给观众推荐《我和我的父辈》这部电影？

张天爱：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，从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《我和我的父辈》这些影视作品里，了解祖国的强大，了解家乡的魅力，了解我们身边这些平凡又伟大的人。



羊城晚报：以海军军医船为题材的电视剧《和平方舟》还没播出，很多观众都很期待。在其中，你饰演女军医路阳，这个角色是否会更多体现你的英气？

张天爱：《和平方舟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部戏。过去我一直在演护士，但这次是个副主任医师角色，在角色的知识储备上有区别。一开始就给袁泉姐打了电话，我说“姐，我‘换工作’了”，请教她怎么拿捏尺度。其实我揣摩角色的时候，反复看的就是她在《中国机长》里演的乘务长。我觉得她

特别难拿捏。

羊城晚报：《阿麦从军》和《和平方舟》，你领衔的一古一今两部新作，角色都是“卸红妆，披战袍”，这是否也是你性格里的一面？

张天爱：确实，我从小就很独立。前阵子还有一部戏，我没去，推掉了，因为是讲家庭生活的。对我来说，我的家庭生活简直就是个空白，平时演戏的时候涉及家庭，我也总觉得演不好。我爸妈是开饭馆的，就是那种土菜馆。人家的家里都有客厅和卧室，进屋要脱鞋，我没有这个概念，因为我从小睡的就是客人吃饭的房间，看饭店大厅里的电视，客人在吃饭我就在旁边桌子写作业……如果你现在把我放到一

羊城晚报：这些年，你出演了不少主旋律电影和剧集，《建军大业》《中国机长》《中国医生》《在一起》以及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等。这类作品角色竞争相当激烈，你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特质被导演认可？

张天爱：我觉得因为自己很幸运吧。每一次接到这样的“任务”，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感和自豪感。我会称之为“任务”，不是被迫执行的意思，而是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。其实我家老人也参加过抗战，我能参演这样的题材，也是在跟我的祖辈对话。

羊城晚报：《中国机长》是一次对主旋律作品拍摄手法的突破，影片后来收获了近29亿元票房。这也是你第一次拍摄主旋律电影，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？

张天爱：那部戏我差一点就错过了！当时我正好在比利时工作，快到年底了，我就跟团队说，我请大家一起去冰岛旅行吧！报团、交钱、约车，连行程都做好了，我突然接到《中国机长》的邀约电话。当时跟我说只有5场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自己就

身上有一样东西特别值得我学习——她能给人信任感，在《中国机长》里她做到了“控场”。我演医生，在遇到病人焦虑情绪的时候，也要有信心感，让对方放下担心。

羊城晚报：在体现医护人员的专业性方面，你应该越来越有经验了吧？

张天爱：在医学领域，我们现场有非常专业的医生陪同。我们每天都在向他们学习，包括做手术都在看、都在学。我现在已经是不晕血了，以前怕的都不怕了，虫子也敢抓了。感

个饭店里，无论是前台还是厨房，我都可以立刻开干，一天都不用培训！

羊城晚报：听说你的粉丝对你的要求很高？

张天爱：对，我的粉丝对我要求可高了。有些粉丝甚至自己写剧本，写完就扔给我：给你写的。我就是事业粉多，想要我的不多。（笑）

羊城晚报：这两年你工作很拼，有休息或充电计划吗？

张天爱：我想带团队回一次我的老家，让他们看看我生活的地方。我觉得彼此深入了解是有好处的，包括最近我也在安排更多机会让他们到现场探班，让他们了解我平时都在做什么。

这次拍完《阿麦从军》之

得去。我就跟团队说，你们去玩，我先回去，我想参演。《中国机长》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，有了《中国机长》，后面才有出演《中国医生》《和平方舟》《在一起》的机会。

羊城晚报：《中国医生》同样是一部主旋律群像作品。很多人对你的一场戏印象深刻：最后方舱病人痊愈离开后，你饰演的护士整个放松地瘫倒在空病床上。

张天爱：身处那样的环境，身穿那样的衣服，那就是我当时当刻的感受。其实很多时候演员进入角色不是靠演，而是靠感受。我小时候不太懂演的时候，总是喜欢张牙舞爪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只要你自己相信，即使你面无表情，观众都能接收到你的心境。所以你就做一个真实的人、一个不说谎的人就好。

羊城晚报：你怎么理解在“大戏”里演一个“小角色”这件事？

张天爱：一部戏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物。我觉得“小角色”就像螺丝钉，看着不起眼，但盖房子的时候你要是没拧紧，房子就可能塌掉。这种“小角色”，有机会我还要多演点！

羊城晚报：未来还有什么“小目标”？

张天爱：继续找像阿麦这样帅气的角色！我觉得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一定会演得一部比一部更有力量。这样的戏拍一部怎么够呢？！

羊城晚报：未来还有什么“小目标”？

张天爱：继续找像阿麦这样帅气的角色！我觉得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一定会演得一部比一部更有力量。这样的戏拍一部怎么够呢？！

羊城晚报：未来还有什么“小目标”？

张天爱：继续找像阿麦这样帅气的角色！我觉得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一定会演得一部比一部更有力量。这样的戏拍一部怎么够呢？！

羊城晚报：未来还有什么“小目标”？

张天爱：继续找像阿麦这样帅气的角色！我觉得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一定会演得一部比一部更有力量。这样的戏拍一部怎么够呢？！